紅樓復夢/0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一回　柏夫人船房繼女　張姑娘飛彈驚人

下一回▶

話說松節度同柏夫人站在堂屋門口，見幾個小子掌著玻璃手照，伺候桂老爺進來。松柱問道：「桂三爺怎麼這會兒才來？」桂恕趕忙上前請安，答道：「不知道大人車騎在此，有失伺候。」轉身給柏夫人請安，問道：「大哥好些沒有？」柏夫人道：「你大哥總不能起炕，這幾天覺得略鬆泛些兒。咱們還是屋裡坐罷。」桂恕答應，進屋瞧見祝尚書坐在炕上，趕忙上去拉手請安問好，彼此讓坐。祝鳳道：「三兄弟這會兒來，一准又是在那兒出分子。」桂恕道：「今日下晚，吏部裡傳一個片子來說道，奉聖旨將兄弟補放了廣東廉州太守。我趕忙到科裡去打聽，一點不錯。明日五鼓謝恩。這會兒在吏部衙門投履歷回來，在這兒路過，進來給個信兒。」柏夫人們一齊道喜。

松柱道：「恭喜得了外任。真是濟世之才，及時而用。」祝鳳道：「不過道兒遠些。你到那裡很可展其驥足。」桂恕道：

「吏治之事，兄弟一些未諳，總求大哥剴切指教。」向松節度道：「如今是大人的鄰屬，仰邀廕庇，還望不時教訓。松柱道：

「老弟學問吏才，我已久仰，將來聽你的循聲德政罷。明日專誠道喜。」桂恕連稱不敢，起身說道：「要去料理謝恩，不能多坐。一半天來看大哥。」祝鳳道：「也罷，

我不便過留，讓你回去收拾謝恩。」松節度亦告辭回寓，一同俱散。

一宵已過，祝尚書因夜間說話過勞，覺得病症有些不好。

柏夫人趕著請醫看治，姨娘們都在炕前伺候。服藥之後，到晌午才覺胸口清爽。姨娘們換班吃飯歇息。有回事的那高家媳婦上來稟知，賈府寶二奶奶、四姑娘來了。柏夫人命芙蓉同姨娘出去迎接，留個在屋裡伺候。自家帶著丫頭們在堂屋門口等候。

不一會兒，寶釵、珍珠款步進來，抬頭瞧見柏夫人站在簷前，趕忙緊走上前。柏夫人迎下台階，十分歡喜。一邊拉著一個，走進中堂。寶釵、珍珠深深跪拜，柏夫人拉住，拜畢起來，回了兩禮。姨娘們見禮已畢，柏夫人讓坐送茶。寶釵、珍珠站著致意母親道謝問安的說話，並謝夫人賞賜東西，又代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請安道謝。

彼此謙敘一會，用過兩道香茶，寶釵、珍珠起身要見大人請安。柏夫人命芙蓉先去稟知。不一會，芙蓉來請，說道：「老爺不能冠帶，請少奶奶同小姐只須常禮。」柏夫人陪著走進內屋，見祝尚書頭戴盤金嵌雲便帽，身穿荔枝紅富貴不斷頭的章絨便服，五十來歲年紀，花白長鬚，長眉細目，高鼻大耳，惟面色黃瘦。見寶釵們進來，忙掙著欠身說道：「病軀失禮，望少奶奶同小姐恕罪。」寶釵、珍珠走近炕前將欲行禮，柏夫人連忙扶住。尚書道：「少奶奶們請坐，使我心安。」寶釵、珍珠站著請安，柏夫人讓坐。尚書用手指道：「我與尊大人同鄉，相好已非一日。那年尊翁簡放江西觀察，我亦奉命出使，同在張司寇宅中分袂暢飲。自我海外回來，方知尊大人業已去世，深為可惜。老成彫謝，令人懷想。又聞得二少君與大令姪俱文闈高捷，足見箕裘有繼。但不知二少君得第後，何以棄家高隱？想學劉阮天台作藍橋之渡，非再來人不能作此高見也。」

寶釵們唯唯答應。柏夫人道：「看寶二奶奶同這四小姐俱是一團福氣，令人可愛。」尚書道：「貴戚朱門，自非凡質，另有一種大家器象。」又問些家常說話，十分贊歎。柏夫人恐說話勞神，命姨娘們陪去各處遊玩。

尚書道：「太太眼力不差，這姑娘很有福氣，又且端莊大雅。我心中很喜。你過幾天揀個日子，到賈府去將這事說定了，我也放心。」柏夫人應允。芙蓉請太太示下，在那裡坐席。柏夫人道：「今日天氣很暖，在自在天吃飯倒很爽快。將兩邊窗子下掉，看看荷葉兒也好。」芙蓉答應，出去吩咐擺席伺候。

寶釵、珍珠遊玩一會，有丫頭來請說：「太太在自在天，叫姨娘陪著少奶奶們過去。」那姨娘聽見，邀著寶釵、珍珠一同彎彎曲曲走過幾處幽軒畫閣，見了些修竹盆蘭；順著一帶迴廊，又轉過紫藤花架。細草茸茸，落花滿地；過了假山石畔，只見半畝方池，清流蕩漾，池中綠藻朱魚，在那荷花深處左旋右轉，任意悠游。池中間有船房三間，小橋為渡，柏夫人站在船頭相候，寶釵、珍珠過橋忙忙相見。彼此讓進船房，裡面懸著一塊小匾，上寫著「自在天」三字。匾下是碧紗廚隔著房艙，中間設著小炕，紗■上掛著一副隸書對子。看那左邊是：

花連書帶春風裡，■又看那右邊是：

人在芙蓉秋水間。

寶釵見屋裡的擺設無不精緻清雅，中間設著席面。柏夫人讓了坐。寶釵同珍珠對坐，柏夫人坐在上首，下面空著，以便上菜。命芙蓉帶兩個媳婦、丫頭在此伺候，餘者都去伺候老爺，眾人答應。酒上數巡，柏夫人同寶釵、珍珠說些家中事務，彼此十分親熱。又將老尚書在海外所見的風土人情及那些奇形怪異之事，娘兒們說得十分高興。芙蓉換過大杯，寶釵、珍珠見柏夫人相待親熱，並不客氣，心中甚覺歡喜，又敬又感，接連飲過幾杯。

寶釵道：「姪婦同四妹妹荷蒙夫人相待過於優渥，五中銘感，實難言盡。前奉太太之命，與四妹妹拜在膝前作螟蛉之女，稍報仁慈，不識夫人肯見納否？」柏夫人大喜，說道：「前奉太夫人之命，我不敢啟齒，如果不棄，使我喜出望外矣。」寶釵、珍珠忙站起身來，請柏夫人坐在中間小炕上，芙蓉忙鋪下墊子，寶釵、珍珠跪下去，端端正正拜了八拜。將個柏夫人歡喜的使不得，拉了這個，又拉那個，口裡不住的說道：「好兒子，別拜了，別拜了。」寶釵們拜完起來，柏夫人命芙蓉上去稟知老爺：「說我得了兩個小姐，我就領著上來。」芙蓉喜出望外，趕忙先去了。柏夫人道：「咱們也慢慢走罷。」寶釵、珍珠跟著離了自在天，渡過小橋，一路說話，不一會來到上房屋裡。老尚書笑道：「我們那有這樣福氣，得兩個好女兒！」柏夫人道：「那天他母親已當面許下，今日真是我的女兒了。」寶釵們因尚書坐在炕上，不便向炕磕頭，同珍珠對牆跪拜。

祝鳳忙叫姨娘們扶起。柏夫人道：「這會兒是自家的女兒，將酒飯端來，老爺也瞅著歡喜。」芙蓉答應，吩咐伺候的嫂子們將酒席搬到上房。

這一會，柏夫人坐了正面，寶釵坐在上首，珍珠對面，彼此分外親熱。柏夫人同著老尚書一面說著話，一面飲酒，更覺有趣。到上燈以後，方才散席。寶釵、珍珠向來口齒伶俐。語言文雅，閒談說話頗能應對合意。老夫妻如獲至寶，歡喜異常。

直到三更夜半，專差兩個媳婦送回家去。王夫人聽說，甚是喜慰。

次日，祝府裡送了多少禮來與兩位小姐。自此以後，寶釵、珍珠常到祝府，就與娘家一樣無分彼此，間或還住一晚兩晚的回去。柏夫人心中安慰。

不覺已是初九。松節度一早就來辭行，同祝尚書叮囑些保重調養的說話，又將彩芝做親的說話提了一遍。老弟兄頗有分袂之感。祝鳳道：「你過鎮江，只怕趕上姑媽的生日。」松柱道：「不錯，今年是姑媽的七十大慶。我記得是六月十八。」祝鳳點頭道：「你見姑媽問起我病，就說已經痊好。我本來秋間要告假回去，二兄弟信上說，秋間叫夢玉進來。你對他說，很可不必，天氣炎熱路上難走。」松節度應允，又彼此叮嚀幾句，拜別起身，不覺灑淚而別。

柏夫人吩咐打轎伺候，帶著芙蓉並幾個丫頭、媳婦往賈府而來。到了榮府，門上的老趙到垂花門知會。王夫人聽見，急忙帶著珠大奶奶們一路迎接出來。剛到垂花門，柏夫人已下轎進來。兩位太太相見，彼此道些寒溫，一同來到上房，重又見禮。珠大奶奶過來見禮道謝，寶釵、珍珠請安，兩位太太讓坐，宮裁們挨次坐下。用過茶，彼此稱謝一番，又說些家常閒話。

坐了一會，王夫人邀柏夫人到裡間屋坐，吩咐珠大奶奶收拾晚飯。宮裁答應，出去料理。柏夫人對芙蓉道：「你常說要游大觀園，今日叫兩位小姐領你去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，你們都去逛罷，讓我老姐妹談談心事。」寶釵答應，領著芙蓉到著大觀園去閒逛不提。

柏夫人又將伺候的丫頭、媳婦也都支使出去。兩位夫人坐在一處，柏夫人將夢中所見，日前寺裡相逢，在佛前贈珠心訂，如今繼了夢玉，今日特來求親的心事，細說一遍。王夫人低頭忖度一會，說道：「既蒙夫人不棄，定要此人，我作主遵命結了親家。但這孩子性情古怪，此時斷不可說破。我秋間回南之後，再將這親事說知，他也斷無不依之理。若在這裡，恐難明說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只要夫人應允，我就放心。本來我家老爺也揀八月裡回南，今日松大兄弟起身時，還是再三囑咐，叫夢玉不必進來。夫人如果應允，

已是欣感無既。」王夫人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咱們不用客氣，姐妹一拜為定，彼此別無更改。」兩位太太對拜四拜。柏夫人取出一對赤金嵌珠雙連如意簪，一對珍珠八寶穿就的並蒂同心蓮，將這兩對為定。王夫人也在身上解下一個羊脂玉的花甲連環佩，一個通紅漢玉的福祿長生，將這兩件遞與柏夫人為定。兩親家姐妹十分親熱。

柏夫人問起璉二奶奶何以不見，王夫人將端陽過節璉兒遇仙出家，這幾天璉姪媳憂思成病，不能起來的話細說一遍。柏夫人深為歎息。王夫人也問老尚書的病勢。柏夫人搖頭歎道：

「我家老爺的這病，總是有增無減，我心中十分憂急。只要挨過夏天，趕秋涼時候放心膽子，由水路上慢慢的回南，到得家中也就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到彼時，咱們一同起身，倒有照應，只恐料理不及。」柏夫人道：「親家姐姐這裡有何累手之事，難得動身」王夫人道：「我這裡別無累手之事，就是這個房子一時難以出脫。」柏夫人問道：「這裡房子共有多少間數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連花園在內，約有五千餘間。須銀十數萬兩方能賣出，一時那有這個主兒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事倒湊巧，前月有老爺的同年劉大人，原是荊襄節度使，因升了兵部尚書，專差人寄書與咱們，叫替他定下一所住宅，不拘價錢，越大越好。老爺因在病中，誰有心替他去找？這封書子至今尚未回他，等我回去對老爺說知，這倒好辦。」王夫人聽說，不勝驚異道：

「不錯，我老爺曾在夢中說過，住房子的祝親家知道這主兒，一說就妥，斷無更改。我竟托在親家身上。」柏夫人點頭應允。

珠大奶奶進來問：「太太在那裡坐席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倒還是秋爽齋涼快，就在那裡罷。」大奶奶答應，自去料理。

王夫人邀著柏夫人同到秋爽齋來，兩位太太分了賓主坐下。珠大奶奶坐在上面，靠窗空著兩張杌子，留與寶釵、珍珠。

丫頭們送酒，兩位太太慢慢敘飲，姑娘們剝送果子，斟酒上菜。

正吃的十分熱鬧、寶釵、珍珠、芙蓉三個人同走進來。柏夫人道：「芙蓉只顧貪逛，也忘了小姐們吃飯。」芙蓉道：「逛了一會，早已回來，在兩位小姐屋裡看做的針線，實在繡的好花。

兩位小姐都要給太太繡鞋呢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我這兩隻腳，那裡配穿花鞋？委屈了我兩個孩子的好針線。」寶釵道：「有繡現成的一雙百子圖套袖，昨日找出來，倒新鮮。等著做完鞋，一齊的給媽媽送去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先給我瞧瞧，叫我歡喜。」珍珠道：「我亦有點粗針線，取來請媽媽指教。」說著，同寶釵去取。王夫人們飲酒等候。

不一會，寶釵、珍珠手中拿著針線進來。柏夫人接在手內，見是一雙月白緞繡百子圖套袖，看那孩子們的眉眼、衣褶、身勢繡得十分活跳，顏色也配得勻淨光亮。柏夫人贊不絕口，說道：「真是針黹中的狀元！」寶釵笑道：「這還算不了好針黹，媽媽請看珍妹妹的，那才是好！」珍珠笑道：「別要臊人，我那裡做得過你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珍珠也不用謙虛，遞過去請媽媽指教。」柏夫人接了珍珠的套袖在手細看，見是用線結成如梧桐子大的多少紅蝙蝠，一朵花間著一個「壽」字，都繡得極小巧精緻；結的那線也看不出是什麼顏色，又紅又黑，又白又亮，十分清奇好看。柏夫人道：「這是用什麼線結出這樣顏色？」珠大奶奶笑道：「真難為他，想出主意將紅黑白絲同著頂細的真金洋線拈在一處，結出這樣顏色。」柏夫人點頭，甚為贊歎，說道：「真難為他，又精又巧，實是第一手段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的狀元做不成，只好算個探花。」王夫人們都笑起來。柏夫人道：「你兩個的錦繡，都在狀元之上，這副套袖叫做什麼名色？」珍珠道：「叫做』長春福壽圖』。」柏夫人十分歡樂，就將這兩副套袖都交給芙蓉，吩咐他好生收著，對寶釵、珍珠道：「這袖子給我先帶回去，那鞋子只管慢慢的再做。」夫人們正在說話，只聽見一片鍾聲在那對面的松樹牆外因風而至。柏夫人問道：「那牆外是何寺廟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是家裡的櫳翠庵，原是元妃娘娘供佛之所。當初請了一位蘇州有名的道士妙玉在此主持香火。妙玉為強盜強劫而去，不知下落。後來惜春姪女亦在此間帶發修行，因水月庵淨虛的師弟要回南去，惜春也就同他一路雲遊去了。此時還有幾個道姑在內，早晚做個工課而已。」兩位太太彼此問答，說得甚為投契。

見那松樹枝頭早掛著一鉤新月，白雲天外飛來幾點歸鴉。

柏夫人猛然想起一事，叫芙蓉去瞧璉二奶奶：「說我請安問好，聽說二奶奶欠安，不敢過來驚動。勸二奶奶別要煩惱，保重身子，看著哥兒要緊。若是二奶奶扎掙得住，請來咱們說說話兒散散心罷，省得一個人在屋裡倒要添病。就是沒有梳頭洗臉，只管請來，不要拘禮。」芙蓉連聲答應出去。宮裁、寶釵、珍珠等輪流把盞。柏夫人本來量大，今日又定了一件心事，十分得意，不知不覺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吃得滿心高興。王夫人看見柏夫人並不客氣，諸事親熱，心中也覺歡喜，命大奶奶們殷懃奉敬。

芙蓉去了好一會，來回太太說道：「璉二奶奶請太太的安，本該扎掙著來伺候太太才是。實在頭暈坐不起來。多謝太太惦記，等病好些兒，親自到宅裡拜謝。今日請太太多用幾杯，夜深些兒再回宅去。」柏夫人歎道：「倒叫璉二奶奶惦著我，你瞧見哥兒好啊？」芙蓉道：「哥兒好。」王夫人叫周瑞家的陪蓉姑娘吃飯。此時已點的燈燭輝煌，吃到有二更來天，方才散席。丫頭們伺候著漱口淨手，送上好茶。柏夫人坐了一會，先辭回去。王夫人領著奶奶們送柏夫人上轎。轉來都到璉二奶奶院裡，又說了半夜的話才去安歇。

柏夫人到了宅裡，姨娘、丫頭、媳婦們都趕忙迎接。柏夫人下了轎，就問老爺安否，姨娘們一齊答應：「老爺的晚飯比昨日倒多一點兒，聽說倒還舒服。」柏夫人到來上房，先給老爺問安。尚書道：「今日覺著好些，心裡也還舒服。」柏夫人甚覺歡喜。丫頭們伺候換過衣服，芙蓉送上茶來。柏夫人吩咐都去歇息，叫著再來。眾人答應，都散出去。

柏夫人走到老爺身邊，對著耳朵將定下珍珠的話，從頭細說一遍。老尚書十分歡喜。柏夫人將兩件玉器解下，遞將過去，老尚書瞧著很誇贊了一會。柏夫人將賈大姐姐所說房子一事我應承替他辦給荊州節度老劉。祝尚書點頭道：「這倒合式。明日我寫下回書，就叫他家人兼程回去通知，叫他趕著差人前來定奪。那榮府的房子，老劉也很知道。他在京時，常同賈府往來，聽見這所房子賣給他，真歡喜個使不得。」夫妻們又談了一會，時夜已深，叫丫頭們進來伺候安寢。一宿晚景休提。

次日，祝尚書寫下書子，命陸賓對劉節度的家人說，房子業已定下，叫他星夜回去，請他主人示下，專差人進來定奪。

陸賓答應出去。不一會，賈府差寶釵、珍珠過來請安謝步，兩老夫妻更覺親熱。真是一天不見，就要差人去接。

如今且慢提賈祝兩宅之事，且說柳緒同著家眷，一路上曉行夜宿，渴飲饑餐，受盡了多少的風塵勞頓！幸虧外面一切全仗包勇，內裡一切全虧玉友，真賽過了幾個麻利的老媽兒。柳緒是個白面書生，娘兒兩個只好安坐而已。那知道這千金擔子，全仗玉友同包勇身上。包勇見大奶奶如此勤謹能乾，心中十分感歎敬服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包勇知道有幾站是難以夜行，必要等著天亮才出店門。一路上這些夫子同趕車的果

然出力辛苦，包勇也常沽酒買肉犒勞他們，還常賞些零錢給他們使用。若有懶惰不好，就立時打罵。

一路上恩威並濟，這些夫子無不畏服。

這日，看著日已平西，尚有二三十里路程方是宿站。這些夫子抬著靈柩，奮勇趕路，大車也跟著緊走。又走下十里多路，不覺日已銜山，紅霞遍野。看那大路旁邊一帶樹林，層層密密，那些投林的棲鳥，忽飛忽落，爭鳴亂噪。柳緒的馬並著那大車正同柳太太們說那樹林中的景致，只聽見一枝響箭從那樹林中一直射到車邊。那些夫子同趕車的都慌了手腳，口裡嚷道：「不好！有黑頭子來了！」柳緒不懂，問道：「什麼黑頭子？」

玉友也不答應，忙將車裡的一張彈弓取下，又將褥子底下的一個白布口袋取出拉開，伸手去抓了三四把彈子，揣在懷裡。叫車子住著，將柳緒叫上車來。玉友跳下車去，騎上柳緒的牲口，吩咐車子緊跟著靈柩，只管放著膽走，不要害怕。誰知包勇早已取出一根鐵鞭，將牲口一催，已經迎了上去。玉友看見，催開馬跟著追上，口裡喊道：「包大爺，不用你去費心，等我打發他們回去。」包勇回過頭來，見大奶奶手中拿著一張彈弓，飛馬而來。包勇笑道：「大奶奶，你那彈弓只可打雀兒，這幾個野狗他不怕這個。讓我去一鞭一個打死了，替來往客人們除害。」他兩個正在馬上說話，只見那樹林裡有十三四個大漢，騎著快馬飛奔而來。為首一個黑瘦漢子，手中拿著明晃晃兩柄長刀，後面跟著的拿著器械。十幾個人用青布包頭，一群馬灰塵抖亂飛奔而來。包勇將馬正要磕開，玉友叫道：「你讓我一讓！」說著，將馬搶過包勇前頭，將彈弓扯滿一撒，叫聲：「去罷！」只見為首的那個強盜翻身落馬，那個牲口出其不意，折轉身就往樹林裡混跑。強盜的一隻腳掛在蹬裡，一時褪不出來，被馬拖住，將個腦袋在樹根上掛去了半個。後面這些強盜一齊大驚，才要勒回馬去，迎面的那個又掉下馬來。那些強盜勒轉馬頭，往回裡要跑，只聽見後面紛紛落馬，更慌了手腳，只顧催著馬跑，誰知又被包勇趕上，手起鞭落，接連打下幾個。

餘外的強盜打開馬，四下裡跑散了，包勇也不去追趕。那受傷掉下馬的強盜，站起身來正要想跑，又被玉友一彈一個打了睡下。包勇跳下馬來喝住靈柩，叫夫子們將帶著的麻繩，「將這些在地下掙命的強盜，都給我捆起來！」包勇問道：「咱們到站上還有多少路？」夫子們說：「還有十來里路。」包勇道：「我記得這裡有個什麼衙門？」內中一個夫子用手指道：

「那村子裡就有個巡司的衙門。」包勇抬頭看那村子不遠，夫子道：「還不上三里來路。」包勇聽說，就叫夫子將強盜的馬換了一匹騎上，對著大奶奶道：「我去報官，大奶奶照應著。」

玉友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不拘有多少來，照樣一彈子一個。」包勇又吩咐夫子們幫著小心照應，說著將鐵鞭拽上，帶開馬竟往村子裡來。不知找著了巡司沒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